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三四回 嵩陰縣二老鳴冤 青龍山地方告狀

話說蘇家兄弟二人，奉大人之諭出外私訪，見對面來了三騎馬，是天津衛守備武國興、哼將軍李環、哈將軍李佩。只因前番武國興升了天津衛守備，銀頭皓首勝奎不放心，說他年輕，臨接家眷之時，勝玉環剛從元豹山回來，叫李環、李佩保護前去。武國興知道他二人老成經事，到天津接了任，所有事情都是商量辦理。今見大人調他的文書，先把家眷打發人送到黃羊山勝家寨，他三人便直奔西大道，追趕欵差而來。這天來到嵩陰縣，天有已正。正好在大人公館門外，見到蘇永福、蘇永祿二人，連忙下馬，過來給蘇太爺、蘇二爺行禮。

蘇永福連忙答禮相還，二人帶著武國興來到裡面參見。彭大人說：「武杰，你這幾年的名聲很好，只因本閣奉旨查辦西夏，我想你們來跟我當差很好，這次我必要保你們升官。」武杰說：「多謝大人栽培。」彭大人說：「我昨天到嵩陰縣，有何天賜、李泰來前來喊冤，說丟了兒子媳婦兩個，今天伏牛山有了何芳的死屍，卻不見李氏下落。又有一個老道被殺，這乃是一件無頭案，你等下去改扮行裝，出去訪拿兇手。」武國興答應下來，換上便衣，帶著李環、李佩出了公館。

蘇永福二人也隨即出來，到了嵩陰縣北門外，見路東有一

座酒館，蘇二爺跟蘇大爺說：「要訪查此事，總是要在茶館酒店，聽些個閒話，喝酒是個由子。」二人掀簾進去，到了後堂，找張桌子坐下。堂倌過來，大爺要了兩壺酒，兩樣菜。剛要喝時，有一人嚷著進來，說：「你們酒館有人嗎，看著點馬，丟了你們要賠！」蘇永福一瞧這人，頭戴新綳帽，高提梁翡翠翎管，六品頂戴，身穿灰色葛布袍，足下青緞靴子，腰繫涼帶，袍鬆帶緊，面皮微黑，短眉毛，圓眼睛，蒜頭鼻子雷公嘴，正是狼山千總紀逢春。蘇永祿連忙說：「紀老爺這裡吃酒。」紀逢春說：「蘇大哥、蘇二哥，你哥倆好呀？」蘇永祿說：「來吧，你這三年，狼山千總做足了。」紀逢春說：「不好，瞎混了三年，很不得意。」吃完飯，紀逢春給了飯錢，出酒館解開了拴著的那匹黃馬。三個人回歸公館，面見大人，回說在外面訪拿，還沒有查出什麼結果。

不多時，武國興也回來了，眾人在大人台前回話。外面聽差人又來回稟說：「有西安府來的軍犯石鑄，在公館門外下車，前來給大人請安。」彭公吩咐把他叫進來。聽差之人把石鑄叫進來，至大人台前行禮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軍犯叩頭。」彭公說：「石鑄，你有一身本領，為何埋沒？本閣知道你是個義士，我今奉旨查辦西夏，前往賀蘭山，調你來隨我辦差，如有功便保你升官。」石鑄說：「大人恩施格外，軍犯敢不效死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吃完了飯，到外面去查訪青龍山的命案，有一道人被殺，不知是哪裡的人，又無苦主。何天賜、李泰來二人喊告，何芳同妻子李氏回娘家不見了，現時青龍山有何芳的死屍，卻不見李氏下落，你到外面訪查訪查。」石鑄說：「回稟大人，我由西安府來，先到了家裡，就聽說村外出了無頭案，待軍犯細細打聽，回來稟知大人。」

石鑄吃完飯，出了公館，到那裡一瞧死屍，原來老道不是

外人，卻是石鑄的朋友、三清觀的劉道元。石鑄一瞧就明白了，來到三杰村家中，石大奶奶說：「你怎麼又回來了？」石鑄說：「我已見過大人，因為伏牛山、青龍山這案子，大人叫我出來私訪，哪知就是我的朋友叫人給殺了。」劉氏說：「你在西安這二年，交了些朋友，有跟你有仇的沒有？」石鑄說：「很有幾個知己朋友，跟我有仇的是焦家三鬼。」正說到這裡，聽外頭咕咚一響，石鑄出來一瞧，見沒有什麼動作，又到了屋中，說：「我跟大人當差，就有高升日子了，你在家好好度日。」

劉氏娘子說：「也不用你囑咐。」石鑄出來一瞧，天已到掌燈時候，這裡離嵩陰縣還有二十里地，想著辦案要緊，連忙回到公館，叫武國興、紀逢春跟著他，直奔伏牛山三清觀前去辦案。

這三人各帶兵刃，出了公館，石鑄在前頭領路，來到伏牛山三清觀外頭。石鑄說：「你二人在此站站，我先進去瞧瞧。」

武國興說：「你我分兩邊進去。」三個人各躡上房去一看，見東廂房老道住的屋子，內有燈光人影。石鑄一翻身，使珍珠倒捲簾下去，在窗外將窗櫺紙破，向裡觀看，見屋中是順前簷的炕，炕上有一張八仙桌，擺著幾樣菜，當中向東坐著的是張黑虎。北邊坐著一人，面皮白淨，年有四十以外，頭帶九梁道巾，身穿藍綢短道袍，足下白襪雲鞋；另一個老道也是短道袍，白淨面皮，正同張黑虎在喝酒，石鑄一看並不認識。這個時候，武國興也來往屋中一瞧，便拉石鑄到那邊沒人處，說：「石鑄兄，當中坐的那個吾不認識，那兩個老道，乃是當初桑氏九花娘的兩個哥哥，叫桑仲、桑義。」石鑄一聽說：「原來是這兩個老道，也是逃走漏網之賊。當中就是那到公館行刺的張黑虎，身背九條命案。」石鑄說罷，叫武杰、紀逢春擺兵刃一旁等候。裡面三個賊人正在說話。石鑄來到門首，一聲喊嚷，說：「桑仲、桑義、張黑虎，你三個賊人還不出來受死。」

原來張黑虎從衛輝府逃出，來到此處，遇見桑仲、桑義，便問：「你二人在哪裡住著？」桑仲說：「我們哥倆自遭官司之後，鬧得家破人亡。三清觀有個老道友劉道元，我三人就在他這裡存身，夜裡出去做點買賣，遇有過往的孤行客便把他截住，得點財帛，在這廟裡吃喝，你要沒地方去，就在這裡一同住吧。」張黑虎說：「甚好！」同著二桑來到三清觀，終日同吃同喝。劉道元是個老實人，也不問他們做什麼，只見他們時常夜裡出去，背回一個包袱來。這天劉道元說：「你們三位是綠林的英雄，我這裡住不成，請搬家吧，要叫官人知道，連我也一齊抓走。」桑仲說：「不要緊，你不用管我，這與你無干。」

劉道元說：「我不能不管，廟是我的。」

桑仲兄弟也不理會他，這天同著張黑虎下山，瞧見一個婦人，騎著驢，有二十多歲，頭上黑真真的頭髮，白白的臉，蛾眉皓齒，杏眼桃腮，雖然是鄉間婦女，長得十分美貌。張黑虎一見，惡念頓起，他過去一伸手便把驢嚼環揪住。後面跟著一男子，正是何天賜之子何芳，同妻李氏回娘家，一見張黑虎揪驢，何芳就問：「這是哪來的野男子？敢這樣無禮。」張黑虎把眼一瞪，說：「你老子瞪跟就要殺人，我看這婦人有幾分姿色，我要把她帶走。」何芳一聽此言，火往上衝，趕過去要打張黑虎，卻被張黑虎掄刀砍死道旁，把這婦人嚇得癡了。桑仲、桑義過來，三個人趕驢來到三清觀，張黑虎把這婦人攙下來，將驢打了兩刀背，這驢就跑下山去了。三個人拉著這婦女進了廟內，在屋中將婦女倒捆二臂，這婦人連哭帶罵。劉道元說：「這可不像話，趁早將婦女放下，萬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我到嵩陰縣把你們告下來。」桑仲、桑義一想這事不好，要留著他，只怕他壞事，舉手一刀就把老道砍死。他二人將死屍搭在大道上，又回來把血跡收拾乾淨，一聽那婦人還在哭罵。桑仲說：

「這可不成，我有個主意，把她捆了擱在南屋裡餓著她，她依從咱們這回事，再把她放開，給她飯吃。」

今天這三人正在屋中喝酒，桑仲說：「你我三個人在此住不長了，現在咱們做的這兩條命案，有人在欵差那裡喊了冤，彭大人正住在嵩陰縣，定派人出來訪拿咱們。」正說到這裡，外頭官兵已把廟圍住，只聽得院中一聲喊，說：「桑仲、桑義、張黑虎還不出來受死。」三個人把燈一吹，各拉兵刃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